

天光云影共徘徊

陈众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巴黎圣母院火灾引发全球关注,一半是因为建筑本身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另一半却分明是因为雨果所赋予的文学艺术光环。《旧唐书》有云:“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而文艺正是我们藉他人之眼以反观自身的最好借镜;拥有之,我们也便拥有了第三只眼、第四只眼、无数只眼。这便是我们关心和借鉴外国文艺,尤其是外国文艺经典的表现。

文艺作为人类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世道人心最深刻、最具象的表现,也是人类文明最坚韧、最稳定的基石。盖因文艺是加法,且自成逻辑,她们一方面不因时代变迁而易易浸没,另一方面又不断自我翻新。换言之,她们既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情感和审美的艺术集成,也是大到国家民族、小至家庭个人的价值体认。因此,走近文艺永远是了解此时此地、彼时彼地人心民心的最佳途径。亲近她们,也即沾溉了从远古走来、向未来奔去的人类心流。

刘文飞(首都师范大学俄语系教授):《文艺报》的外国文艺专刊已出刊100期,作为一位每期必读的读者和偶尔客串的作者,我谨对该刊出刊100期表示热烈祝贺!

外国文艺专刊办得极为出色,其作者多为我国的外国文学艺术研究专家,所刊载的文章大多既有学术性也有可读性,既有历史的钩沉也有最新的动态,专刊因而成为一扇面向国外文艺风景的敞亮窗户,一条通向汉语读者的境外文艺信息高速公路。作为一份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主办报纸上的专刊,我觉得外国文艺专刊似乎还可以在中文文学艺术的交流方面做更多的工作,比如刊载有关外国作家的中国印象、中国文学的境外影响、文学经典中有关中外交往的典故、中外当代文学人的现实沟通等方面的文字,以使专刊同时也成为中外文学艺术交流的一个高端平台。

黄燎宇(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教授):建议《文艺报》的外国文艺专刊突出报纸的新闻时效性,聚焦一定时间内外国文坛的热点新闻或者文学事件,对其进行报道和评论,旗帜鲜明地抢占世界文学动态的阵地。具体内容包括:

- 1.引起热议乃至争论的文学新作或者获得大奖的文学作品;最好把欧美和亚洲几个文学大国的文坛大类别个清单,包括各个奖项的颁奖时间,以便栏目进行计划和安排。
- 2.对国外的文学畅销书进行介绍和分析,要时时关注各国的文学畅销书排行榜。
- 3.经典作家的诞辰纪念,既对其母国的相关纪念活动进行报道,也组织国内专家围绕作家的文学史地位和当代意义进行分析和讨论。
- 4.中国作家和中国作品在国外的反响,以及中外文学互动,如中外作家和文学组织之间的往来。
- 5.文学翻译应该是外国文学栏目的永恒话题,既可以讨论翻译理论问题,也可以写中外文学翻译史话和文学翻译趣闻,同时也可以对翻译界的各类活动进行报道,以德语为例,德国对文学翻译资助的力度之大,已远远超出国人的想象。

许钧(浙江大学教授):《文艺报》外国文艺专刊100期了,作为《文艺报》的忠实读者和外国文学研究者,我一直特别关注《文艺报》上有关中外文艺交流和国外文艺发展状况的论述和消息。

当今世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趋复杂,文化多样性的维护显得愈来愈重要,而文学,涉及人类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种文学思潮不断涌现,在交流与碰撞中不断催生新的文学作品,拓展人类精神疆域,促进世界不同文化的交流和不同文明的互学互鉴。长期以来,《文艺报》的“外国文艺”专刊为中国读者及时传递外国文艺发展进程中的前沿信息,重点推荐外国文学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品,深刻剖析外国文学新思维新流派的思想特征与美学特色,不仅为中国读者打开了视野,更为中国文学界把握世界文艺发展的趋势,不断更新文学与艺术观点,促进中国的文艺创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新的历史时期,文学艺术的发展担负着新的使命,我特别希望《文艺报》“外国文艺”专刊能够站在时代的高度,关注以下三方面的进展:

- 1.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高度,关注各个不同国家与民族在文学创作上产生的新思想与新观念,重点介绍书写人类生存状况和闪烁着人道主义光辉的优秀外国文学作品。
- 2.加强中外文化与文艺交流,密切跟踪与报道中外文学家、艺术家合作交流的重要信息。
- 3.关注外国文艺理论的最新进展,加强对外国文学批评与思潮的评介。

李尧(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欣闻《文艺报》外国文艺专刊迎来第100期纪念,十分高兴。

在过去的岁月里,“专刊”团结一大批老中青文学翻译工作者,合力推开一扇扇窗户,为把外国文学艺术介绍到中国做出很大贡献。在未来的日子里,我真诚地希望“专刊”能更多地关注世界文坛的新人、新作、新动态;能有计划地、有针对性地开展文学翻译批评,引导文学翻译与出版沿着正确的道路健康发展。“专刊”在介绍“文学大国”的作品的同时,也应该更多地关注发展中国家文学作品,原住民和少数民族裔的文学作品,从而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世界文学全貌。

在过去的100多年里,一代又一代文学翻译工作者为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做出很大的贡献。“外国文艺专刊”如能开辟专栏,介绍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人物,总结他们的经验,弘扬他们的精神,一定会更好地发挥启迪后人,继往开来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投身到文学翻译的伟大事业中。“专刊”作为介绍外国文学的重要阵地,要以培养新一代文学翻译工作者为己任,树立正确的文艺观,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高兴(《世界文学》主编):《文艺报》外国文艺专刊以丰富的文艺信息、灵活的文字表达、多彩的视觉效果吸引着读者的目光。

我和我的不少同事都很喜欢这一专刊。尽管如此,我觉得这一专刊还有一些提高和完善的空间,因此,特提如下意见和建议:一、对外国文学的介绍还显得有些零散和随意,不够系统化,整体感不够强。编辑意图体现得还不够明显。二、看得出,编辑也在努力打破欧美中心主义,体现世界性,但实际上国别和语种还是不够平衡。小语种文学还是体现得不够。这涉及作者队伍问题,需要编辑下功夫去物色、培养和发掘各语种、各国别文学合适的作者。三、目前不时地有一些文章介绍翻译家,但总觉得策划感不强。建议有计划地开设两个小栏目,一个呈现中国翻译家的翻译历程和成就,另一个呈现海外汉学家的翻译历程和贡献。这需要充分咨询有关专家,制定一个权威而客观的名单,一个一个翻译家和汉学家来做,久而久之,便可成为珍贵的积累。四、在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时候,及时抓住每个宝贵机会,组织一些好文章。比如,鲁迅文学院国际写作计划每次都有可能邀请到几位有一定影响力的外国作家。这就是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做些访谈,也可以组织中国作家和他们对话,等等。五、如果有条件,建议定期开专门领域选题会,比如外国文学选题会、美术选题会、影评选题会等。这也是编辑和有关专家充分交流的好机会。

外国文艺专刊 100期寄语

李浩(作家):很喜欢《文艺报》外国文艺专刊,它给我提供了诸多知识,让我“认识”了诸多作家和作品,同时为我的写作提供了诸多的启示启发。

对专刊100期表示祝贺。我的建议:《文艺报》为中国作家提供可资参照、互通有无,为中国文学读者提供国外的文艺走向,这是任务之一,应当给予更多重视。而且,外国文艺要展示的是除了中国之外的数十语种、100多个国家的文学艺术创作高峰和当下倾向,所以,我建议要外国文艺专刊“增加版面。现在的周期有些长,它的优势感会被过长的时间给“冲淡”。我建议外国文艺专刊,是不是可省略地分成两个“体系”:一个是古典的、经典性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家和作品的“现代性”介绍,作家们、阅读者其实需要一个具有现代眼光的古典“梳理”,让中国读者也相对清晰地认知现代文学写作的“来路”和它们的经典性、代表性作家;二是时下的、最前沿的写作,刚刚获得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和作品。我建议增加部分华裔作家的作品介绍,尤其是具有影响力的新作。

闵雪飞(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葡语系副教授):对于我们这些从事小语种文学研究的学者而言,《文艺报》外国文艺专刊是一个很好的发表平台。我与北大的葡语团队在《文艺报》上发表了若干介绍葡萄牙语文学的文章,后来以《书写真实的奇迹——葡萄牙语文学漫谈》结集成书出版,这是国内第一本介绍葡萄牙语文学的书。对于《文艺报》,我们一直抱有感激之情。

关于《文艺报》未来的发展,我有两个建议,首先是基于我外国文学研究者的身份,希望未来《文艺报》依然可以对小语种文学的介绍保持一定的倾斜,并可以通过设计一些专题,使得零散的小语种文学介绍系统化。

第二,基于外国文学译者的身份,我十分关注文学翻译的相关文章,目前这类文章还比较少。我建议设置专门谈论文学翻译的专栏。除去译者自己写的文章之外,还可以组织一些译者访谈栏目。未来有机会,或可结集出版。

世界文学需要振奋人心的创新

——关于外国文艺接受与传播的几个问题 □本报记者 宋晗

宋晗:作为一名资深出版人,在对外文书引进、出版方面,您最看重书籍的什么特质?传统媒体对书籍的宣传和推广方面,您有哪些建议?

曹元勇(译者、作家,浙江文艺出版社副总编):翻译出版外国的文学作品,最重要的一个工作环节就是选择,在浩瀚的书海中选择你认为最需要、最值得出版的那些图书。这当中起作用的因素肯定是多方面的,不会是单一的。诸如原作品在国外是不是畅销,是不是很时尚,是不是在文学圈里有很高的评价,原作者是不是知名度很高、获得过哪些重要文学奖项,等等,这些比较外在的因素都会成为你是否决定引进出版它的参照。但对我来说,我可能更看重原作品的文学品质本身,比如原作品在写作艺术上是不是有创新,语言风格是不是个性鲜明,所描写的人物和细节是不是丰富、饱满、有突破,所涉及的社会、历史、人性等问题是不是具有深刻而又开放的可阐释空间等等。

在图书宣传、推广中,传统媒体毫无疑问受到了互联网媒体的猛烈冲击,但传统媒体的作用还是不能忽视的。相较于互联网新媒体,传统媒体毕竟在严谨性方面有自己的优势。如何将传统媒体做事的严谨与新媒体的开放、快速、多元化等优势结合起来,相互融合,可能是传统媒体需要面对的现实。

宋晗:你的不少小说被译介到国外,你也参加过不少国际交流论坛和书展,就你视野所及,外国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否真的被国内出版界的“星探”注意到?你认为跨文化的交流会对自己的写作带来何种影响?就目前,媒体对外国文学艺术的推介和宣传方式,你认为还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

阿乙(作家):对外国的获奖作品,比如诺奖、诺贝尔文学奖、龚古尔奖、布克奖,国内有一批优秀的出版社和译者,在随时待命。对一些引起了国外报纸关注的作家,中国的出版社也会积极反映,我知道的,还有一些版代公司会向中国出版社推荐优秀的外国作家。

跨文化交流使我意识到了,我们人类都是从一个地方过来,最终也会往一个地方进化。现在的文学其实已经同质化。只是在肤色上体现的一些不同,世界文学需要振奋人心的创新,而不是越来越严重的同质化。

现在媒体对外国纯文学的推荐比较多,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事情。流行的魔力是挡不住的,也不需要太多推荐。要让更多人有面对学术、文学的机会。

宋晗:作为一名当代写作者,你在对外国文学和艺术的接受上有哪些偏好?在你的视野之内,你觉得哪一部分讯息是

国内媒体应该多去关注的?

张楚(作家):我的阅读存在着一些缺陷,外国小说读的少,但是哲学和社会学的著作读得少一些。小说里比较偏好俄罗斯、美国和法国的作家。托尔斯泰的小说里有宏阔的天地和世界,相对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偏重于人物的心理探索和宗教信仰的诘问,小说技法和人物塑造还是比较单一的。美国的小说家有种探险精神,在文体、语言和结构方面都会进行自觉的探索,这可能跟他们的传统有着天然的关系,对新生事物和未知事物有着强烈的好奇心,这可以从福克纳、托马斯·品钦、冯内古特、唐·德里罗的小说里得到佐证。而法国小说家似乎更专注于事物的细部和微观世界,无论是福楼拜、普鲁斯特,还是新小说的作家们,都让我们感到神经末梢的触动。阿基斯说,俄罗斯和德国的长篇小说创作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复杂性,他们的作品通常有两个以上的主题,而法国的相对要精致优美,至于原因,阿基斯归结为,法国和意大利受一元论哲学影响,德国和俄罗斯受二元论哲学影响。格非也赞同这种说法。当然,作为一名小说家,要在创作中进行各种各样的学习、借鉴跟实践。

我觉得中国媒体对外国文学和艺术的关注已经非常广泛了,而且不乏深度,目前更重要的,是让中国的优秀作品被更多不同语种和不同种族的人们读到,让他们了解真实的中国。

宋晗:作家、译者、出版人,这三重身份是否在互相滋养?你的写作受到外国文学艺术的影响大吗?可以从叙事、语言以及小说审美等方面谈谈吗?

陆渊(作家、译者、出版人):事实上,这三重身份无不联结着一个关键词:阅读。是阅读滋养着我的写作、翻译,以及图书策划和编辑工作。阅读给我启发,给我激励,也开拓了我出版方面的视野。阅读是我生活、想象与创作的粘合剂。至于作家、译者、出版人这三重身份,作家和译者之间的互利关系比较明显。从创作的经验显然对翻译时斟酌字词,也有极大帮助。至于从事图书编辑工作,其实是与创作、翻译在争夺时间精力,与它们是有矛盾冲突的。不过,编辑这份工作让我得以安身立命,而且付出也相对较少,因此我心存感恩。

毋庸讳言,我写作受外国文学影响很大。我们今天谈论当代小说,西方的影响自然绕不过去,这影响是全方位的,从作品的叙事结构、审美旨趣到精神内涵。应该说,正是对许多外国小说的阅读和学习,让我学会了写作,我的作品里大概也有很多各国文学巨匠的印记。不过,说到语言,情况可能稍复杂一

些。语感的养成在我是综合的,既有西方文学的滋养,也有中国文学,包括中国古典文学的滋养,毕竟我是用汉语在创作,要依托于汉字和汉语词汇,而优美的汉语,对我而言,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宝库。

宋晗:你关注外国文学的最新动态吗?近年新出的外国文学作品,你读得多吗?你都是通过哪些途径被“安利”的?你希望新闻媒体对哪一类内容(文艺类,不限特定艺术形式)加大推介、报道力度?

普蓝(豆瓣编辑):外国文学新动态关注得较少,更多精力还是放在经典和名作上,毕竟阅读耗费精力和时间成本较多,不太敢冒险读不太了解的作品。偶尔会读一些新出的外国文学,基本是通过信得过的豆瓣友人们频频推荐才读的,或者通过各个国际文学奖项来获悉一些新的作家和作品,当然也会因为销量注意到某些书。希望新闻媒体可以多多发掘、报道一些冷门、先锋的作品,在没有奖项也无销量的状况下,它们几乎难以被国内的读者甚至出版方知悉,更遑论被引进、翻译,很可能需要过一二十年我们才有机会读到它们,这样我们错过的可不止是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

宋晗:作为青年文学研究者,你对哪一类外国文艺作品感兴趣(文学、绘画、音乐等)?你希望在报刊上能更多看到哪些推介内容?

陈若谷(北大中文系博士生):用报纸版面推介多媒介的艺术和音乐,效率比较低,不具有性价比,真正的文艺发烧友会同时关注非常多的信息渠道。所以在国外文艺专刊里我还是最希望看到对于外国文学的推荐。每周书店都上了哪些新书,这些新的作品和作者在他们各自的文学谱系里占有什么样的位置,他们写了哪些更陌生的经验或者恒常的问题,这个是我关心的问题。而且如果是把这些外国文艺作品编出清晰的脉络可能更好,可以是地理板块,也可以是题材分类。我对于这几年花城出版社持续推介的东欧文学很有印象,因为他们给定了一个比较鲜明的概念。

宋晗:你对越南和东南亚文学有不少研究,我也得知你



目前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亚裔美国文学,相比欧美文学,东南亚文学在国内的图书市场似乎显得落寞,你认为主要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放眼世界文坛的创作现场,您认为哪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学创作更有活力与创造力?对于国内媒体对外国文艺的推介方式您有什么建议吗?

夏露(学者,北大外语学院东南亚系教师):相比欧美文学,东南亚文学在国内的图书市场确实落寞,原因其实很清楚,如今是市场经济的时代,文学的产生和传播都格外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东南亚国家除了新加坡,大部分依然是发展中国家,这势必影响文学的创作与传播;其次,欧美文学长期处于强势地位,确实好作家、好作品更多;其三,东南亚国家与我国的文化、文学有地缘相似性,从读者的求异心理来看,东南亚国家作品也不如欧美文学作品有吸引力。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原因,目前国内翻译和研究东南亚文学的人非常少,好的作家作品不能及时介绍过来;另外,由于之前的市场积累不足,即使翻译了一些作品,也不太有合适的渠道出版和宣传。

世界文坛的创作现场,自然还是西欧和北美更有创作活力与创造力,这不仅体现在作品的数量上,也体现在质量上。欧美长期形成了各种高规格文学奖项,这对文学的创作一直具有刺激作用。

外国文艺专刊的推介方式很好,但是如果要继续做得更好,还是希望你们多关注一下东南亚文学尤其是越南文学。美国、法国都译介了不少东南亚作家作品,何况咱们还是邻居,近水楼台。其实,东南亚文学确实有很多不错的作品,近年来,我翻译发表了一些越南小说,一些期刊的编辑看到那些小说都非常吃惊,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越南当代有那么好的作家作品。另外,据我所知,近年来泰国、印尼也都有不少佳作在国际上产生影响。